

从「璦琿条约」到「北京条约」

读物
历史知识

ZHISHI DUWU

中华书局

历史知识读物

从《璦琿条约》到《北京条约》

——沙俄侵占我国东北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罪证

施 达 青

中 华 书 局

1977年·北京

内部发行

历史知识读物

从《璦琿条约》到《北京条约》

——沙俄侵占我国东北领土一百多万
平方公里的罪证

施达青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³/₈印张 20千字

1977年2月第1版 197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4·707 定价：0.10元

目 录

- 一 蓄谋已久..... 1
- 二 武装占领..... 3
- 三 趁火打劫，逼签《中俄璦琿条约》.....13
- 四 军事威胁与外交讹诈.....20
- 五 割去大片中国领土的《中俄北京条约》.....28
- 六 历史不容歪曲.....38

一 蓄谋已久

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明确划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以东，外兴安岭直至鄂霍次克海以南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这条边界线确定以后，约经一百五十多年，中俄两国的边境基本上是平静的。

但是，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国，对于中国领土的野心，并没有因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而放弃。在边界的那一边，在彼得堡的沙皇朝廷中，一个吞并黑龙江流域的阴谋，始终不断地在酝酿着。亲手批准《尼布楚条约》的彼得一世，一直“企图征服黑龙江口”，在他死前一年，还表示“要到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①甚至到中国长城去的愿望”。^②一七三〇年，一个俄国使者在向

① 俄国人把西伯利亚的一些民族和我国黑龙江流域的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都称为通古斯人。通古斯地区指通古斯人居住的地方。这里是指我国黑龙江流域。

② 弗拉基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67页。

沙皇政府的报告中,提出要使黑龙江成为俄国“光荣和有益的边界”。这个建议受到沙皇政府的赞许。一七五三年,沙俄西伯利亚总督^①穆也特列夫建议占领黑龙江口,并提出强行武装航行黑龙江的计划,这一计划也得到沙皇政府的支持。十八世纪下半期,沙俄占领堪察加半岛和阿拉斯加^②以后,侵占中国黑龙江的叫嚷甚嚣尘上。当时的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曾猖狂地宣称:“如果黑龙江是向俄国领地堪察加半岛和鄂霍次克海供应粮食的便利途径,那末占有这条河流将是很重要的。”^③在沙皇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沙俄的官吏、“使者”,制订了一个又一个的占领中国黑龙江的计划,沙俄的军官、罪犯、流氓等各式各样的冒险家,一次又一次地越过边界,潜入黑龙江流域进行种种侵略活动。

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从此,外国侵略者接踵而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争夺殖民地方面从来不甘落后的沙皇俄国,为了实现

① 统治西伯利亚的最高军、政长官。

② 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两地,沙俄于一八六七年以七百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

③ 维诺库罗夫、弗洛里奇:《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将的功勋》,莫斯科俄文版,第40页。

其蓄谋已久的侵占黑龙江流域的野心，趁英、法、美等国侵入中国东南沿海，清朝政府无力北顾的机会，对中国东北、西北边疆进行了野蛮的侵略。从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六年，沙俄公然出兵占据中国黑龙江口和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然后又采取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等卑鄙手段，于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〇年，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璦琿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中国近代史上，沙俄对中国一贯实行罪恶的扩张侵略政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今天，尽管苏修新沙皇费尽心机、颠倒黑白，为老沙皇翻案，但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①新沙皇的拙劣表演，只能在世界人民面前更加暴露他们的丑恶咀脸，而丝毫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真相。

二 武装占领

一八四七年九月，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

^① 《鲁迅全集》，第3卷，第249页，一九七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穆拉维约夫出身贵族，他的父亲曾任沙皇的御前大臣。穆拉维约夫从小进入皇家贵族学校，十四岁担任沙皇宫廷少年侍从，后来进入沙皇禁卫军，参加过对土耳其和镇压波兰的战争，一八三八至一八四四年，他又积极参与对高加索人民的残酷镇压，是沙皇的一条忠实走狗，受到沙皇的多次奖赏，在短短几年间，他就由少校升为少将，并被提拔为土拉省省长兼驻军司令。

东西伯利亚的辖区，包括从伊尔库次克迤南至恰克图，迤东沿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一直到堪察加半岛那一片地方。沙皇特地挑选穆拉维约夫这个狂热的侵略分子来统治这块地方，而他在担任这个反动角色的十四年（一八四七——一八六一）中，的确不负主子所望，充分表现了残酷、阴险、狡诈等特性，是一个罪行累累的侵华急先锋。

穆拉维约夫于一八四八年初到达伊尔库次克（东西伯利亚总督驻在地）。一八四九年，这个狂热的侵略分子就向沙皇提出报告，鼓吹必须占领中国的黑龙江。他说：“如果阿穆尔^①不通航，任何行业都不能够发展，都不可能达到理想的规模。”^②黑龙江流域的无尽资源

① 即我国黑龙江。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上册，第206页。（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一书。）

和丰富矿藏，使这个侵略分子垂涎欲滴。他说：“这里的黄金已为俄国不可或缺之财富；根据我去年在涅尔琴斯克县（即尼布楚）和边界河——格尔必齐河所看到的极为可靠的情况来判断，整个阿穆尔左岸蕴藏着更为丰富的黄金矿源。”因此，他向沙皇建议首先要占领黑龙江口，设立舰队，建筑要塞，并派兵驻守。他叫嚷“谁要能占领阿穆尔河口，谁就能控制西伯利亚”。他还提出必须用武力威慑中国，“具体作法是，陈兵于接壤较近的地方，向懦弱软弱的近邻（指中国）显示我国的军威”。穆拉维约夫的这些狂妄主张，一一得到了沙皇的赞同。

原先，沙俄侵略者对于中国黑龙江流域的情况是所知无几的，当穆拉维约夫在彼得堡准备就任东西伯利亚总督时，尼古拉一世曾亲口告诉他，黑龙江入海口水深只有三呎。一八四九年穆拉维约夫特意指示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伊从海上潜入黑龙江口，窥测这一带的方位，搜集各种各样的情报。这一年的六月，涅维尔斯科伊从堪察加半岛乘船到达库页岛东海岸，绕过该岛北端向南行驶，鬼鬼祟祟地侵入黑龙江口，再南行进入鞑靼海峡。到了这时，沙俄侵略者才弄明白库页岛原来是一个与大陆分离的海岛，吃水深度的海船从江口的南北两面均可进入黑龙江（过去沙俄分子一直以为

库页岛与大陆相连，只有从北方鄂霍次克海才能进入黑龙江)。九月，涅维尔斯科伊把他的这一“伟大发现”和各种情报送给了穆拉维约夫。

一八五〇年七月，涅维尔斯科伊又率领一批侵略分子窜入黑龙江，并在黑龙江口北岸建立了第一个侵略据点——彼得冬营。八月，他们在离黑龙江口五十余华里的庙街，建立了另一个侵略据点，用沙皇的名字命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还在这里升起俄国军旗，并架设大炮“防守”，妄图长期霸占这个地方。沙皇尼古拉一世得知涅维尔斯科伊在黑龙江口升起俄国军旗以后，狂妄地叫嚣“俄国的旗帜不论在哪里一经升起，就应当不再降下来”，^①并亲自赏给涅维尔斯科伊勋章。从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五三年，涅维尔斯科伊又几次率兵沿黑龙江航行，先后在奇集湖、哈吉湾以及库页岛等处，建立了军事哨所。

为了掩护他们的军事占领，在此前后，沙俄侵略者还对中国展开了一系列狡诈的外交活动。一八五三年六月，沙俄“萨纳特”^②给中国理藩院^③发来一件公文，

① 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人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莫斯科俄文版，第124页。

② 是俄文 Сенат 的音译，成立于1711年，当时是最高行政机构。以后权力逐渐削弱，成为一个咨询机构。

③ 理藩院是清朝政府负责管理新疆、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在一八六一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前，清朝同俄国的外交事务也由理藩院负责处理。

承认《尼布楚条约》所划定的中俄东段边界，还说俄国方面准备沿边界竖立界牌，要求中国派员“会同办理”。沙俄政府所以假心假意发出这件公文，目的是为了麻痹清朝政府，同时也想通过“会同办理”，上下其手，以达其领土扩张的野心。

清朝政府于同年九月收到这件公文，由理藩院复文同意沿格尔必齐河竖立界牌，并命令吉林、黑龙江等地政府进行准备，于明年春暖冰化以后派出人员办理。

但是，沙俄方面口是心非，却在进行另一种准备。一八五三年十一月，穆拉维约夫制订了一个武装侵入黑龙江的计划，第二年一月，沙皇批准了这个计划。到了五月，穆拉维约夫就率领大小船只七、八十艘，步、骑、炮兵一千余名，从石勒喀城出发，由石勒喀河进入黑龙江。

在他们出动以前，一伙狂热的侵略分子为穆拉维约夫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欢送会。什么军官、商人、教士以及各式各样的冒险家一齐出动，会上百丑备陈，群魔乱舞。东正教^①的教士们为穆拉维约夫的“远征”祈祷，

① 也称正教，基督教的一派。一〇五四年基督教分裂为东西两部，以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教会自称正教，意为“正宗的教会”，主要分布于多瑙河以南的南斯拉夫地区和东斯拉夫地区。它是沙俄时代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经常起着沙俄的大炮和商品所不能代替的特殊作用。

一些冒险家口吐狂言，叫嚷什么：“蒙古勿开口！中国，莫争辩！对于俄国，北京也并非遥远地方！”“拿下阿穆尔，守住这边疆！”杀气腾腾，凶相毕露。

一八五四年六月，穆拉维约夫率领的沙俄侵略军到达瑗瑋城下。他们不顾中国地方官吏的阻拦，强行下驶，在黑龙江下游占地筑营，驻兵屯粮，实行武装占领，并派出武装船只驶入松花江，一直深入到三姓地方（今黑龙江省依兰县）。

穆拉维约夫一方面用武装节节占领中国黑龙江下游的大片领土；另一方面，他还继续玩弄外交讹诈。七月，他通过俄国驻京东正教布道团修士大司祭^①巴拉第致书中国政府，内称：“本大臣之往东海口岸也，虽由中国黑龙江地面行走，然一切兵事应用之项，俱系自备，并无丝毫扰害中国，且绝无出人不意，因而贪利之心。……此次由中国境内行兵，甚得邻好之益，如将来中国有甚难之事，虽令本俄罗斯国帮助，亦无不可。”^②这是一篇两面派的杰作，明明已经武装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却恬不知耻地声称“绝无出人不意”，还说什么“应用之项，俱系自备”。难道强盗抢了东西，还要被抢者来慰劳！但在这里，穆拉维约夫多少还说漏了一句

① 修士大司祭是俄国东正教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卷，第25—26页。

话，即承认黑龙江是在“中国境内”。

一八五五年春天，穆拉维约夫决定第二次闯入黑龙江，武装占领更多的地方。这一年的三月，他通知清朝政府，声称将与中国商定立界之事。四月，清政府复知俄方，决定解冻后于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会齐，一同赴格尔必齐河商办竖立界牌事宜。对此，穆拉维约夫并未表示异议。为此，清政府还命令吉林、黑龙江两省委员^①于解冻前赶至格尔必齐河。可是，到了一八五五年五月，穆拉维约夫在军事方面一切准备停当之后，突然率领步骑兵三个营和第一批哥萨克军户^②四百八十多人，不顾中国方面的多次抗议，不顾沿江中国地方官吏的一再拦阻，又一次强行闯入黑龙江，在黑龙江下游两岸建立哥萨克村屯，实行武装移民。

穆拉维约夫在武装入侵的同时，通知中国政府，完全推翻了前此议定的在格尔必齐河会商竖立界牌一事，要求中国委员于九月间赶至黑龙江口，另议立界事宜。当中国政府收到穆拉维约夫的这份来文时，吉林、黑龙江两省委员已在赶赴格尔必齐河边界途中，和去

① 委员系受地方当局委派，办理指定事务的官员。

② 哥萨克，系俄罗斯人的一部分。十五到十七世纪时，一部分农奴从俄国中央地区逃亡到顿河一带，自称“哥萨克”（来源于突厥语，意为自由人）。在沙皇制度下，他们多被利用来当兵。中俄边境的哥萨克军户，成分更为复杂，许多流氓、土匪、杀人犯也都被收编在内。

黑龙江口的方向正好相反，相距很远。这样，吉林、黑龙江的地方政府只好另外派人星夜追赶，到八月才把他们追回到瑗瑋城，他们在此会齐库伦方面派出的委员，然后又匆匆驰往黑龙江口。穆拉维约夫这样出尔反尔，侮弄中国政府，完全说明所谓会商“立界”只是一种烟幕，目的是要在它的掩护下，强占更多的中国领土，然后胁迫中国承认既成事实。这一点，从一八五五年七月彼得堡的一个军事头目向穆拉维约夫传达沙皇的一项命令中看得很清楚：“为了西伯利亚的发展，必须‘肯定整个阿穆尔左岸属于俄国’，并且取得在中华帝国北方各地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因此，陛下责成穆拉维约夫同中国交涉此事，签订一份正式条约。”沙俄并吞中国领土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但腐朽昏聩的清朝政府，除了发出几个软弱无力的抗议以外，虽然也命令吉林、黑龙江两地“密为防备”，但根本没有采取什么具体措施，仍然把希望寄托于谈判，被沙俄侵略者玩弄于股掌之上。

一八五五年九月，吉林、黑龙江、库伦三个地方的委员经过一段紧张的奔忙，轻舟驶至黑龙江下游的阔吞屯（沙俄侵占后改称马林斯科耶，今名同）。他们这一行是根据俄方一八五三年六月公文中提出的、来与俄方会商竖立界牌事宜的。但是，在会谈中俄方所说

所做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九月二十一日，穆拉维约夫装病不出(这是他第一次装病)，派沙俄海军少将扎沃依科为代表与中国委员会谈。会上，扎沃依科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声称俄国已占据的地区，必须永远归俄国所有，并断然宣布必须以黑龙江为中俄两国边境分界线，这样才能消除“现在和将来可能引起误会的一切根源”。也就是说，他们已经非法占领的必须给他们，他们还未占领的也得割给他们，只有满足沙俄的这种贪欲，才能不引起他们的“误会”。这个侵略分子还在会上虚声恫吓，狂妄地宣称俄国“苦心经营”黑龙江，“绝非权宜之计”，他们要在西伯利亚纠集“十万大军”，是随时准备对付中国的，如此等等。第二天，俄方又把这些无理要求写成正式公文送给中国代表。九月二十三日，中俄双方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谈，这一次，穆拉维约夫亲自出马了。穆拉维约夫拿出沙俄一方偷偷绘制的地图，声色俱厉地硬要中国代表接受他们提出的以黑龙江为界、把黑龙江以北地区割给俄国的侵略要求。中国代表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并且出示俄国“萨纳特”一八五三年六月致中国政府的公文和中国理藩院致俄国“萨纳特”的复文，指出这两个文件都明确肯定了《尼布楚条约》所划定的边界线。因此，中俄两国边界只能按照《尼布楚条约》的规

定办理。

在这次会议上，穆拉维约夫的阴谋沒有得逞。因此，会议以后不久，他又指示他的部下准备兵、粮、物资，妄图第三次闯入黑龙江。他还恶狠狠地宣称：“假如中国人想阻挠我们在阿穆尔河上航行，我至少应当及时地向他们表明，我们准备向蒙古和满洲地区进军。”

一八五六年五月，又一批沙俄侵略军在俄国外贝加尔省驻军司令卡尔萨科夫的率领下，从石勒喀河进入黑龙江，沿途攻打中国设在黑龙江北岸的哨所，占领黑龙江北岸中国的大片土地，并且迁来大批哥萨克军户，在这一带建立军事据点和哥萨克村屯。至此，黑龙江北岸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上的战略要点，都为沙俄侵略者所控制。后来，他们还沿乌苏里江、松花江到处乱窜，深入中国腹地，“日夜窜扰街坊，无恶不作，甚至淫辱难堪，军民忿恨，誓不相容”。^①沙俄的强盗行径，激起中国东北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怒。他们拒绝向沙俄侵略者出卖粮食，用原始武器不断抗击沙俄侵略者；黑龙江下游的许多赫哲族人民受不了沙俄匪徒的骚扰和压迫，纷纷搬入内地；年轻力壮的鄂伦春族人民，还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积极准备抗击入侵者。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3卷，第23页。

三 趁火打劫,逼签 《中俄瑷珲条约》

一八五六年十月,英法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又一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场战争的触发点是所谓“亚罗船事件”。一八五六年十月上旬,广州中国水师因海盗案逮捕了“亚罗”号上的十二名水手。“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但英国领事巴夏礼却说“亚罗”号曾在香港政府领过登记证(事件发生时登记证早已过期),诬赖中国水师侵犯了英国的“尊严”。实际上这完全是他们将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的借口。十月下旬,英国侵略军的兵舰多艘,突然驶入广州内河,攻占附近许多炮台,并炮击广州城。一八五七年七月,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为全权大臣,率领英国侵略军来华。

在“亚罗船事件”以前,一八五六年二月间,法国天主教神父马赖违法潜入中国内地为非作恶,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法国政府以此为借口,也于一八五七年十月,任命葛罗为全权大臣,率领法国侵略军来华,与英国合伙组成侵略中国的英法联军。